

續資治通鑑

欽祚具伏癸未責授睦州防禦使仍護軍 丙戌遼命

北院大王耶律希達

舊作奚底今改

伊實

舊作乙室今改

王薩哈

舊作撒合

今改等以兵戍燕

丁亥郭進破北漢兵於西龍門砦

戊子命六宅使侯繼隆攻沁州閣門祗候王侯攻汾州

俱仇弟也 己丑遼命左千牛衛大將軍韓偆大同軍

節度使耶律善布

舊作善補今改

以本路兵援北漢

壬辰復

命淄州刺史太原王貴攻沁州

乙未遼耶律沙等至

白馬嶺前阻大澗遇郭進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冀王

塔爾及穆濟

舊作抹只今改

以爲急擊之便沙不能奪塔爾等

以先鋒渡澗未半進率騎奮擊大敗之塔爾等及其子

華格

舊作注哥今改

沙之子德琳

舊作德音今改

令袞

舊作令穩今改

圖敵

舊作

都敬詳袞

舊作詳穩今改

唐古

舊作唐苦今改

俱歿於陳沙等幾不能

出會耶律色珍

舊作斜軫今改

以救兵至萬弩齊發宋師乃退

沙穆濟僅以身免北漢主復遣閒使齎蠟丸赴遼進捕

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攷異遼史作丁酉今從宋史

命知

府州閑廐使折御卿監軍供奉官分兵攻嵐州

丙申

左飛龍使史業破北漢鷹揚軍

攷異宋史作庚子今從長編

癸卯

河東城西面轉運使劉保勳爲陝西北路轉運使代雷

德驤也德驤調發沁州軍儲後期詔劾德驤命保勳兼

領之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詔泉

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關。夏四月己酉朔嵐州行營與北漢軍戰破之。庚戌孟縣降。以石熙載爲樞密副使。辛亥北漢駙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告急。遼人敗弼之餘不能再發兵救。辛酉德呼勒部

貢於遼。壬戌車駕發鎮州幸太原。折御卿克崑嵐

軍獲其軍使折令圖。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頭供奉

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

攷異宋史東都事略俱作乙丑克隆

州今從長編

己巳折御卿克嵐州殺其憲州刺史郭翊獲

夔州節度使馬延忠。庚午帝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

東。辛未幸城西面案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

北漢主使降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 壬申夜漏未盡帝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眾先登手刃數人足貫雙箭中手礮折碎二齒帝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鍔帶嗣罕儒兄孫也先是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褐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城上人望之破膽帝每擐甲冑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帝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

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陳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捕得生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矢凡得百餘萬聚而貯之帝笑曰此箭爲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田欽祚杵石嶺關悉爲姦利諸不法事郭進屢以爲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堪癸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優詔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命冀州刺史牛思進爲石嶺關部署思進有膂力嘗以彊弓挂於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壁立二力士撮其乳曳之不動

軍中咸異焉 甲戌幸諸寨 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

洞時李漢瓊率眾先登矢集其胸又中指傷甚猶力疾戰帝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傅以良藥帝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瓊泣曰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柰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乃止 丁丑幸西連

城樓 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

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其出戰禽之以獻斬於讎下既而北漢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

城外 北漢代州刺史劉繼文及盧俊奔於遼

攷異九國志以

繼文爲前死長編引郭守文傳云繼元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以拒命守文討平之皆傳聞之失實當以遼史

爲蘇十國春秋與遼史同

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

使郭萬超來降

攷異萬超來降宋史本紀及十國春秋俱作王午今從長編

王午

帝幸城南謂諸將曰翼日重午當會於城中遂自草詔

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

攷異九國志太

宗駕至城下築連隄壅汾河灌城五月四日城東南隅壞水入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眾負土塞之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載灌城事今不取

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

爭乘城不可遏帝恐屠其城因麾眾少退城中人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臥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備言興亡之理夜漏上十刻北漢主乃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帝喜卽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

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平章事李侁等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臨卽欲束身歸命蓋亡命者懼死劫臣不得降耳帝令籍亡命者至悉斬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

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攷異遼史景宗紀云六月到繼元降宋漢亡案

東都事略云太宗將至太原語侍臣曰我當以端五日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日也長編以太宗端午之期爲前一日所語較事略爲得其實合諸它書所載繼元之降實係五月而非六月也遼史紀載有誤耳命劉保勳知太原府 乙酉赦河東管内常赦所

不原者諸州縣僞署職官等竝令仍舊人戶兩稅特與
給復二年王師所不及處給復一年分命常參官八人
知忻代等州 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
并州徙僧道及民高貲者於西京 己丑以劉繼元爲
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惲爲殿中監馬
峯爲少府監郭萬超爲磁州團練使李勳爲右衛將軍
餘授官有差 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宮
妓百餘人帝以分賜立功將校 乙未築并州新城送
劉繼元總麻以上親赴闕 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
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并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

趨城門不及死者甚眾 丁酉以行宮爲平晉寺帝作
平晉記刻寺中廢隆州毀其城 庚子發太原丁未次
鎮州初攻固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劉繼元降
人人有希賞意而帝將遂伐遼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
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
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帝悅卽命樞
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時車載簿籍阻畱在道兵房吏
張質潛計數部分軍馬及得簿籍校之悉無差謬 六
月庚申車駕北征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卽時至者帝
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幸

遼陸本以契丹爲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舉後
圖誰爲陛下勦力乎帝嘉納之 丙寅次金臺頓遼境

也丁卯帝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關遼之東易州刺史

劉禹以州降禹兵千人守之東易州卽岐溝關也遼北

院大王耶律希達統軍使蕭託古舊作計古今改伊實王薩哈

迎戰於沙河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浚儀孔守正先

至擊之後軍繼至大敗希達軍生擒五百餘人 戊辰

帝次涿州判官劉原德攷異宋史作厚德以城降庚午次遼南

京之城南駐蹕寶光寺攷異遼史作己巳宋主圖南京長編作己巳次鹽溝頓庚午遲

明次湖州城南宋史與長編同今從之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患南軍

之銳以希達新敗爲南軍所易也取其青穢軍於得勝口以誘敵帝麾兵擊之士皆鼓勇斬首千餘級色珍襲其後宋師始卻色珍軍於清沙河北爲南京聲援渤海帥達蘭罕

舊作撻懶
漢今改

率部族來降以達蘭爲渤海都指

揮使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渥攻其南

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攻東

面定武節度使孟元喆攻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

幽州行府事遼南京權畱守韓德讓懼甚與知三司事

劉宏登城日夜守禦而城外招脅甚急人懷二心會迪

里都

舊作鐵林
都今改

都指揮使李扎勒燦

舊作李扎
盧存今改

出降城

中益懼 遼御蓋郎君耶律學古聞南京被圍急救之

圍師方嚴乃穴地以進偕韓德讓等整器械安反側隨
宜備禦志不少懈宋兵三百餘人乘夜登城學古戰卻
之益修守備以待援師 丙戌命殿中丞楊恭知涿州

以劉原德爲右贊善大夫通判州事乙亥命八作副使
祁延朗知東易州 丁丑遼主始知南京之圍命南京

宰相耶律沙救之遣使責託果等曰卿等不嚴偵候用

兵無法遇敵卽敗奚以將爲特里袞

舊作楊
隱今改

耶律休格

知事亟自請赴援遼主乃以休格代希達將五院軍並

發

發與聞見近錄太宗皇帝自井門乘勝直赴幽燕敵
空山後遁裕越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遶處未

晚敵從之案宋人所謂俗悅指休格而言其請兵之事
遼史所未載也又江鄰幾雜志云太宗自并幸燕乘敵
無備契丹主方獵遁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松亭虎
北口而已裕悅請兵十萬救幽州契丹國志亦載之文
雖小異其爲休格之自請則一也今酌書之

秋七月庚辰遼建雄節度使

劉延素來降壬午遼薊州知州劉守恩降帝日督諸

將攻城而將士多怠桂州觀察使曹翰洮州觀察使米
信屯城之東南隅軍士掘土得蟹翰謂諸將曰蟹水物
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
其班師乎癸未遼耶律沙以援師至戰於高梁河宋
師擊之沙敗走會薄暮休格自閒道馳至人持兩炬宋
師不測其多寡有懼色休格與色珍合軍分左右翼奮

擊休格被三創戰益力學古聞援師大集開門列陳四

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休格乘之宋師大敗帝乘

驢車南走

攷異東都事略云庚午次幽州甲申班師長編云甲申上以幽州城遠旬不下士卒疲頓

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

整軍徐還蓋宋人諱言敗也宋史作帝督諸軍大戰於

高粱河敗績休格創甚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獲兵仗

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

攷異休格以創不能窮追宋蓋有天幸焉契丹國志據江

鄰幾雜記謂宋師已退或勸襲之裕悅曰受命救

幽薊已得之矣遂不復進此傳聞之誤今不取

戊帝次金臺驛內供奉官眞定閻承翰馳奏歸師大潰

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往撫之眾遂定

攷異王銍默記云駕至幽州城下四

面攻城而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燕遂軍變太宗與

所親厚夜遁時錢假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

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案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敵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假之功也案歐記歸功於錢假今從長編作崔翰撫定潰兵歐記以爲軍變則非也

戊子次定州 定難軍雷俊李繼筠卒弟繼捧襲位

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元喆等雷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假宐從事帝謂諸將曰契丹必來侵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 辛丑遼主以韓德讓等能安人心捍城池賜詔褒獎以德讓爲遼興軍節度使耶律學古遙授保靜節度使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沙等同在高梁河有功釋其敗軍之罪 遼主以遼境

用兵召前南院大王耶律塔爾問以政事塔爾鬚髯皓然精力猶健遼主厚禮之未幾以病卒年七十九塔爾卽所稱富民大王也遼人久而思之 守中書令西京

畱守石守信從征失律八月王子責授崇信節度使兼中書令 甲寅彰信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察使 北

漢將劉繼業素驍勇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欲生致之令繼元招之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

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領軍衛大將軍

丁巳以業爲鄭州防禦使

攷異李燾曰據國史楊業傳乃云孤壘甚危業勸其上出

降以保生聚繼元旣降上遣中使召業得之喜甚以爲領軍大將軍師還乃除鄭州防禦使制辭云百戰盡力

一心無渝疾風靡搖迅雷同變知金湯之不保慮王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爲謀與九國志大不同案五代史垂拱勸繼元出降者但馬峰一人耳非楊業也若業勸降則當與繼元俱出見河用別遣中使召乎然當時制辭不應優失事實又疑制辭意有所在故特云爾今定從東都事略及宋史

癸

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

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帝處乃止帝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閒入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

追封魏王諡曰懿子五人

資異長編引諫水記問本傳云德昭好喫肥豬肉因而遇

疾不起今從宋史

是月詔作太清樓

九月乙酉命內衣庫

使張紹勅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率兵屯定州 庚寅

以戶部郎中侯陟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

此 丙午遼南京畱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

格南伐以報圍燕之役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劉廷

翰帥眾禦之先陳於徐河崔彥進潛師出黑蘆隄北緣

長城口銜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

帝以陳圖授諸將俾分爲八陳及軍次滿城遼師大至

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

等方案圖布陳陳相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鬪志延
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
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
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
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
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爲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
隆曰兵貴適變安可預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
等意始決於是改爲二陳前後相副先遣人詐約降匡
嗣信之休格曰彼眾整而銳必不肯屈此誘我耳宜嚴
兵以待匡嗣不聽俄而宋師鼓譟塵起漲天匡嗣倉猝

不知所爲遂敗績潰兵悉走西山投坑谷中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禽其將三人俘老幼三萬戶及兵器軍帳甚眾匡嗣棄旗鼓遁回餘眾走易州獨休格整兵而戰徐引遠遼主怒匡嗣數以五罪曰違眾渎入一也行伍不整二也棄師鼠竄三也偵候失機四也捐棄旗鼓五也卽令誅之皇后力救得免以休格總南面戍兵 冬十月庚午鎮州捷書聞帝手詔褒之 乙亥齊王廷美進封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也 十

一月戊寅遼主宴賞休格等及有功將校遼南院樞
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以遼主數游獵上書諫曰晉唐高
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卽日罷史
稱其美伏念聖祖勦業艱難宵旰不懈穆宗逞無窮之
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
治十餘年閒征伐未已瘡痍未復正宜恐懼修省以懷
永圖乃聞恣意游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繫之虞悔將
何及況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願節
從禽酣飲之樂爲社稷生靈計遼主嘉善之而不能用
帝以楊業老於邊事癸巳命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

馬部署 辛丑日南至遼改元乾亨大赦

按遼契丹國志乾亨改元

在開寶七年至是年爲乾亨六年遼主殂之年爲乾亨九年與遼史異秦國志撥拾而成多傳聞之誤今從遼

史

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刑部郎中許仲宣爲西川轉

運使親至大渡河諭以順逆夷人皆率服在職逾三歲
會有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
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鉤校歲餘而畢卒無欺隱乃以仲
宣爲嶺南轉運使仲宣有心計江表用兵軍中需索百
端皆預儲蓄無闕曹彬怪之嘗夜攻城取陶器數萬事
分給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其
才幹類此 十二月乙卯遼南京畱守燕王韓匡嗣降

封秦王遙授晉昌軍節度使壬戌上京留守蜀王道隱
遷南京留守道隱號令嚴肅雖疆場多虞而民獲安業
尋進封荆王 是冬遼主駐南京命宰相室昉監修國
史

五年

遼乾亨二年

春正月丙子朔遼封皇子隆緒爲梁王隆

慶爲恆王隆緒幼喜書翰十歲能詩遼主屬意焉 庚

辰詔宣慰河東諸州 帝旣平太原還自范陽得汾晉

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壬午置天駟監於景陽門

外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爲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爲

崇儀使內廐馬旣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 丁亥遼以

特里衮休格爲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

庚寅以禮部侍郎漢州程羽爲文明殿學士班樞密

副使下文明殿學士卽端明殿學士也殿名早改職名

之改自羽始 癸卯命右衛將軍史珪鑿尉氏新河九

十里 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

事徭役者多有不均望下諸路轉運使定爲九等上四

等戶量輕重給役下四等戶竝與免除詔令轉運使躬

親詳定勿復差官 戊申改南辨州曰化州 戊辰遼

主如清河 三月丁亥遼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旺陸

舊作王太尉華格舊作化遣人獻党項俘我異遼史屬

六今改

年究項之族今
從本紀書之

戊子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銀卒贈太

師追封南越王

後改葬宋史作已升
一日今從長編

癸巳楊業敗遼師

於雁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多囉

舊作咄
李今改

獲都指揮使李

重誨

閏月甲寅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

士得銅山蘇易簡等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

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坐之制進士第

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諸令錄事

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事劉昌言顏明遠張觀

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帝惜科第不與特授

近藩掌書記

辛未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

祿白稱畱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歸義節度使 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眾 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戊子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遼主清暑燕子城 初劉繼元降帝令殿前都虞候武泰節度使崔翰先入慰諭仍禁俘略之物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城翰呵止之廷美怨遂讒於帝壬辰翰罷爲感德節度使 詔壅汾河晉祠水

灌太原墮其故城 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白金三百斤爲謝 命有司定品官贖罰之令 五月丁卯作端拱樓 是月遼地大雷火乾陵松 六月己亥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江南後主時割善田數十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通經者授以它官俾領洞事日與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齋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 遼宋王喜袞復謀反囚於祖州 太常博士侯仁寶益之子也居洛陽有大第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妹也普爲宰相仁寶得分司

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因白帝以仁寶知邕州
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
帥被害國亂可取願乘傳詣闕面奏帝大喜令馳驛召
之多遜言先召仁寶必泄其謀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
任令經度其事帝以爲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爲交州
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爲邕州路兵馬
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等爲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
進以討之 己巳濟州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
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詔旌其門賜
以粟帛 戊午遼旺陸等復獻党項俘 八月甲戌宣

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瞻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
竹木秦隴閒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制免算既至
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倍取其直帝怒以三司副使范
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因
上爲市竹木入官端爲秦王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
已丹貶旻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爲司戶參軍因詔自
今文武職官不得輒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
請託公事 戊戌幸錢椒第視疾賜賚甚厚 九月甲
辰史館上太祖實錄五十卷 詔有司徧告百官凡遇
朝會皆務恭虔每內殿起居日卽須跣路趨門雍容就

列稍不端謹便當劾奏 冬十月辛未朔遼主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侵祭旗鼓癸未遼主次南京帝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師至雄州發民除道修頓庚寅遼主次固安己亥自將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朔南師夜襲遼營遼節度使蕭幹詳袞耶律赫德舊作痕德改戰卻之 黎桓遣牙校齋方物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眞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旣遽時帝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 壬寅遼北院大王休格禦宋師於瓦橋東守將張師突圍出遼主親督戰休格躍馬入陳斬師餘眾披

靡遑入城戊申南師陳於水南欲戰遼主以休格馬介
獨黃慮爲敵所識亟命以玄甲白馬易之休格遂率精
騎渡水奮擊南師大敗追至莫州橫屍徧野生禽數將
以歸遼主賜以御馬金盞勞之曰卿勇過於名若人人
如卿何憂不克

按異耶律休格契丹國志作耶律遜寧疑遜寧迺其漢名故遼主褒其勇過於名也又國志以是役爲遼師失利與遼史異

丙午以秦王廷美爲東京副

守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
信副之己酉詔巡北邊壬子發京師癸丑次長垣縣關
南言大破契丹萬餘眾斬首三千餘級卽以河陽節度
使崔彥進爲關南兵馬都部署 丙辰遼主引兵還

戊午駐蹕大名府 開寶末右補闕竇偁爲開封府判
官與推官賈琬同事帝賈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帝與
諸王宴射賈侍帝側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
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帝亦爲之不
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爲彰義節度判官至是帝思見
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爲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
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爲後圖帝悅其言及至自
大名以偁爲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乙丑遼主至
南京十二月庚午朔拜休格爲裕悅大饗軍士 甲戌
帝畋近郊因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獵有

衛士獲麇違令當死帝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其罪 丁丑以楊業領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遼人畏之每望見業旗卽引去主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 帝因遼師退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田欽祚爲都監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都部署趙延溥爲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請養驍雄廣積儲寬諸期歲之間用師未晚帝深納其說卽下詔南歸 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魯乾寧

等軍城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隄以
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於北境伐木以給用先是遼人
南侵必舉礮煙翰分遣人舉煙境上敵疑有伏卽引去
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
召歸潁州 庚辰車駕發大名乙酉至京師議者皆言
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
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
盡由戎翟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
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如是則遼鄙寧輦
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然後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敵

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聞
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彊弱之勢
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內安本固則
遠人斂衽而至伏望審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
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諸
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聞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
戴陛下之惠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也 先是遼
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鑄錢
石晉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是歲遼主以舊錢不
足於用始鑄乾寧新錢

六年

遼乾亨三年

春正月癸卯以保塞軍爲保州梁門口寨

爲靜戎軍

乙巳詔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

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以次引對

授知縣之任

辛亥易州破遼兵數千人

是月遣八

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遼境皆疏導之又於清苑

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

濟焉

二月癸巳詔曰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

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

事混淆其閒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尋常之務

非課最者不得書爲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丙子遼

主東還己丑復如南京 丁酉令羣臣居喪被詔起復者須率哭朝謁其俸料自詔下日給之 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芳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輒不勝任怠惰不親事及黷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案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時侯仁寶率前軍先發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邨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

遂爲所害時諸軍冒炎瘴人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
奏仁寶戰歿且乞班師不待報卽以兵分屯諸州開庫
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俟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
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就劾澄等會王俟病
死澄與賈湜竝戮於邕州市徵全興下獄伏誅贈仁寶
工部侍郎官其二子遼以秦王韓匡嗣爲西南面招
討使夏四月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有緣爲
姦逮捕證左滋蔓逾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
慮囚情得者卽決之帝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隄之
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三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

決者無過三日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撈決 辛未幸太平興國寺禱雨 罷湖州織羅放女工五十八人 五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爲白衣選人 遼喜袞既囚丙午遼上京漢軍亂欲劫立喜袞以祖州城堅不得入立其子哥禮壽上京畱守除室禽之畱禮壽旋伏誅逾年始賜喜袞死 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性寬簡不好苛察自參政至爲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因服丹沙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居

正無子養子惟吉素無行於是帝臨其喪出涕其妻出拜喪側帝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惟吉伏喪側驚懼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稍涉獵書史親賢士帝知其修飭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之秋七月丙午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然渤海竟無至者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按史不載今從宋史

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

嘉州田錫爲河北南路轉運副使自盧多遜專政羣臣

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又諫官上章必令閤門吏依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免書狀多遜不悅乃出之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略曰賞不逾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二載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而賞之駕馭戎臣莫茲爲重此要機也

（攷異案四年十月已行太原之賞錫今猶以爲言或賞未徧及故也）

交州瘴

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諫官廢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亦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言動御史不能彈奏中

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臣意其各有所蓄欲待顧問望
因清燕召而詢求俾盡惻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
書籍而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
才而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闕西苑廣
御池而尚書無應事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
兩廊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望
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見囚荷
鐵枷不覺自駭隆平之時將搢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
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帝嘉其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
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

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邪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
略曰今北鄙驛驛蓋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
捕斬小勝爲功起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
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不
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又曰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
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
無使曠日持久 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
屬吏部建隆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除兩省御
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
中書舍人開封郭贇等攷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

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太子太

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

李處異

曰普遷太子太保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授神道碑云既靜妖氛屢覃詩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普子承宗娶燕云二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今從行狀

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大名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迺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爲權幸所沮因備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帝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卽畱承宗京師召

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爲司徒兼侍中 帝之始卽位也命廷美尹
開封德昭德恭竝稱皇子外議皆謂帝將以次傳位及
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繼天廷美始不自安它日帝嘗以
傳國意訪之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普復
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爲也攷異建隆
遺事所載杜太后顧命李燾謂其言多鄰近已駁正之
矣然仍於趙普復位兼載太后傳位之意是疑未能定
矣以事理度之全隱誓書非外人所得見太宗甫卽位
而卽以廷美尹京用以代已當時外廷揣度必有兄弟
迭傳太位之說太宗當有所聞故以問趙普也廷美之
陰謀事無左證特以地處危疑爲眾人所屬目太宗已
懷猜忌普復從而媒孽之故
禍不旋踵耳今就長編刪正
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

侍郎洛陽石熙載爲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
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王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
從之 詔中外文武官竝得上書直言 丙辰知易州
白繼寶賁邊兵於平塞寨

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糴糶棄市
甲辰改武德司爲皇城司帝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
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
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
下不取帝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庚
戌親饗太廟辛亥郊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內外文
武加恩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且引諸葛
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
開剏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
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帝然其對赦宥之文

遂定

自後郊故不書

遼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爲武定軍節度

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爲南院樞密使

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齊賢又言刑獄繇簡乃治道張弛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興者況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相窮爲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籍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

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視其禁人多者命朝官馳往
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爲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
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
勤恤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
與語多得其情僞江南人久益思之

七年

遼乾亨四年

春正月甲午朔不受朝而羣臣詣閣稱賀

己亥遼主如華林天柱 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

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
罪 甲寅以右衛大將軍侯贊知靈州贊旣至案視藩
落犒以牛酒戎人悅服部內甚治在朔方凡十年帝知

其久次而難其代者贊竟卒於治所二月丙寅以江
州星子縣爲南康軍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掌
邦計幾十年恣下吏爲姦怙恩固寵莫敢發者左拾遺
判句院南昌陳恕以不畏彊禦自任入朝具奏帝詰之
恕詞辨蜂起仁贍屈伏帝怒甚辛未仁贍罷爲右衛大
將軍判句院兵部郎中宋琪度支判官兵部郎中雷德
驤鹽鐵判官兵部郎中奚嶼竝責本曹員外郎以給事
中俟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此始
癸酉改仁贍爲唐州防禦使月給俸錢三十萬以勲舊
稍異之也仁贍怏怏成疾數日卒是月復徙并州於

三交寨卽以潘美爲并州都部署 三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

後異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

乙未遼主以清明節與諸王

大臣較射宴飲

金明池水心殿成帝將泛舟往游或

告秦王廷美欲乘間竊發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

畱守

丁未命正諫大夫李符權知開封府

壬子賜

秦王廷美西京甲第一區

夏四月甲子以左正諫大

夫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贊竝守本官參知政

事帝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

臣出於際會帝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琬賞卿之直爾

以如京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院使翰林

副使洛陽楊守一

攷異宋史楊守一傳作翰林學士據東都事略則係翰林副使也邵二雲

云永樂大典所載宋史亦作翰林副使乃知今本宋史係校書者不諳官制誤改副使爲學士耳爲東

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卽守素也與禹錫同告

秦王廷美陰謀故賞之樞密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及禁軍列校范廷召

等貶責有差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賄故也廷

召棗彊人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

府通判自琪始趙普旣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

諷多遜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與

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帝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

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堂吏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及趙白等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某周以上親悉配遠裔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德恭德隆名皇姪女韓氏婦落皇女雲陽公主之號斬趙白閻密等於都門之外籍其家多遜赴貶所食於道有逆旅有

嫗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嫗固不知爲多遜也多遜曰嫗何自來乃居此嫗嘆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僞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終當南竄幸未死閒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己卯詔秦王廷美男女竝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命客省使翟守素權知河南府屬歲旱艱食民多爲盜帝憂之守素旣至漸以寧息庚辰左僕射平章事沈倫罷爲工部尚書帝以多遜包

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故有是責倫清介謹厚每車駕出多令居守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貸粟千斛盡焚其券然當國十年無所建明搢紳少之是月遼主自將南侵戰於滿城敗績守太尉希達里中流矢死統軍使耶律善布爲伏兵所圍樞密使色珍救之獲免遼主以善布失備杖之五月遼主還師甲戌宰相趙普等以帝親決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帝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漢棋殿疑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任喜怒爲刑賞豈能得天下之心哉辛丑崔彥進敗遼兵於唐興己

西夏州畱後李繼捧來朝獻其鉅夏綬宥四州夏自李
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繼捧至帝甚喜之 辛亥三
交行營言潘美敗遼兵於雁門追破其壘三十六未幾
府州折御卿破遼兵於新澤砦獲其將校百餘人於是
遼三道之師俱敗 癸丑詔諸州長吏今粟麥將登宜
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
爲酒醪嫁娶喪葬之具竝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捕
博飲酒者鄰里共執送官 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
洛非便敎知開封府李符立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
遠郡以防它變丙辰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庚申以崇化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軍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眾者嚴捕之置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其關涉書攷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是月陝州蝗太平州雨雹傷稼 遼主清暑於燕子城 初帝以字學諱外欲刪正之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書有家法乃召爲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令詳定篇韻六月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帝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爲意嘗遣中

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帝臨學益勤又
以示著著荅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
稱善則不復畱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
所能及其善規益如此 乙亥遣使發李繼捧總麻已
上親赴闕其族弟繼遷奔地斤澤以叛繼遷勇悍有智
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畱居銀州聞宋
使者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入
於地斤澤出其祖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曰
眾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置譯經院 秋七月甲午
以皇子德崇爲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王德明爲檢

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 建徐州下邳縣爲淮

陽軍 冀州團練使牛思進護江南屯田以老病不任

事疏求解官乙未授思進右千牛衛上將軍 武勝軍

節度使兼侍中高懷德卒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

癸卯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西僧天息災觀

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 壬子工部尚書沈倫以左僕

射致仕

依異宋史本紀作乙卯今從長編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師王

溥卒溥性寬厚喜汲引後進所薦至顯位者甚眾父祚

以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

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祚不命退溥不敢退至是卒年

六十一帝輟朝二日贈侍中謚文獻 涪陵縣公廷美

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泄漏其言乃坐符用刑不當

癸亥責符爲寧國軍司馬 罷劔南權酤以知益州工

部郎中辛仲甫言其擾民也已卯從鹽鐵使王明之請

罷川峽諸州官織錦綺 遼主如西京 九月庚子遼

主幸雲州甲辰獵於祥古山不豫南院樞密使韓德讓

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皇后易置大臣壬子遼主

次焦山殂於行在年三十五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德

讓與耶律色珍承遺詔以長子梁王隆緒嗣位年甫十

二皇后稱制決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幼族屬雄壯邊防

未靖柰何德讓與色珍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德讓

總宿衛事后益寵任之

攷異長編繫遼主之殂於歲末又引契丹本傳以爲在三月蓋

傳聞之誤今從遼史景宗紀

癸丑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來貢方

物且言其兄伯歿求襲位旋許之

攷異宋史本紀作十一月今從長編繫於

九月

新作尚書省於孟昶故第

帝以諸道進士猥雜

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觸憲章詔所任貢舉等

州自今長吏擇官攷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

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爲保有行止違違它人

所告者同係連坐不得赴舉 冬十月己未朔遼主始

臨朝辛酉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爲皇太后

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
裕悅休格爲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壽寧副之同政事門
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 癸亥詔河南吏
民不得開出邊關侵撓略奪違者論罪有羊馬牲口者
還之帝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王者雖以
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
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乙丑遼主如顯州
壬申河決武德縣調臨河民租 己卯左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實偁卒贈工部尚書帝自臨哭將以翼日大

宴詔罷之 癸卯行乾元歷冬官正吳昭素所上也帝

親爲制序優賜昭素等束帛 十一月甲午遷置乾州

已酉以李繼捧爲彰德軍節度使 禁民喪葬作樂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攷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遼遣耶律

蘇薩

舊作速撒今改

辛酉右補闕田錫上疏

論朝政得失不報 兩浙轉運使高冕條上舊政不便

者百餘事詔兩浙逋賦及錢氏無名掊斂悉除之一帝

好訪詞學之士得須城趙鄰幾擢掌制誥纔數月卒楊

守一薦萊州單貽慶由主簿召對稱旨授著作佐郎直

史館會遣監察御史李匡源使高麗以貽慶爲副貽慶

以母老辭乃命國子博士雍邱孔維代之高麗王治問
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
今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甲子遼達喇干國語解云達喇干縣官也

適曼實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

後異東都事略云太后雅雅克

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緝殺其妻又幸醫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運卽韓德讓也衆承天在遼稱賢后事略所載蓋敵國詆毀之詞又契丹國志云隆運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碎陽之幸又云自南北通和後太后年齒漸衰隆運有碎陽之幸寵幸終始朝臣莫及焉是契丹國中國固有諂言矣今唯以遼史爲據餘不載 辛未遼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卒匡嗣先以喪

師獲罪太后以其子德讓故遣使臨弔賻贈甚厚後追贈尚書令 庚辰右驍衛上將軍楚昭輔卒贈侍中

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昇州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宜神皋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畱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乞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敕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又或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迫於衣食偶然爲惡義不及它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至於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并詔天下悉禁止之帝覽疏甚悅降詔褒荅 閏月

戊子朔豐州與遼兵戰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

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 諸州置農師

八年

遼統和元年

春正月戊午朔遼主以大行在殯不受朝

遼景宗之弟質睦在烏庫部貶所嘗賦放鶴詩太后
知之以遺詔召還太后命賦芍藥詩稱旨乙丑復封寧
王加宰相室昉等恩 甲戌遼荆王道隱卒輟朝三日
追封晉王道隱世宗之弟也 丙子遼以裕悅休格爲
南京畱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總遼事 先是帝念
遼戍勞苦月賜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
都監弼德超因乘閒以急變聞於帝云曹彬秉政久得

士眾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鋸曹公所致微
曹公我輩當餓死矣又巧誣以它事帝頗疑之參知政
事郭贇極言救解不聽戊寅彬罷爲天平節度使兼侍
中 己卯以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弭
德超爲北院使並樞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爲小吏至是
召顯謂曰卿家本儒遭亂失學今典掌樞機固無暇博
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 辛巳遼蘇
薩獻準布之俘旋下詔褒美命進討党項諸部 壬午
遼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命畱守裕悅休格撓
之勿令就功 甲申遼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

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丁亥遼樞密使兼政事令
室昉以年老請解兼職不許。室昉進尚書無逸篇以諫。
太后聞而嘉之。二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攷異）遼史失載契丹國志

載二月朔日會與宋史同

遼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

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韓德讓用事故也。己丑遼

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太后命畱守休格嚴爲之備。

甲午遼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丙申太后詣乾陵置奠。

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辛丑遼南京統軍使善布奏宋

邊七十餘邨來附。太后命撫存之。乙巳遼蘇薩奏党

項之捷慰勞之。戊申遼以特里袞

舊作惕今改華格曹作化哥

改今爲北院大王諸里

舊作解領今改

爲南府宰相

辛亥遼主

如聖山遂謁三陵

三月己未遼主次獨山遣使賞西

南面有功將士

辛酉遼以大父房太尉哈噶寧

舊作曷魯

寧今改

爲特里袞

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

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預異宋史東都事略俱作庚中改隆平集及長編俱作癸

亥今從之

始分三司爲三部各置使右諫議大夫同判三

司王明爲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爲度支使如京使

郝正爲戶部使帝嘗語宰相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

紆異同此固不爲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

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能優容朕於臣下務在獎

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
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瑛曰人之
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
威內懷懾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先帝晚年
稍傷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甲子
遼主駐遼河之平淀 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
翊善侍講等官以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爲
之坦昺皆濟陰人也 丙子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
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以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百一
十六人竝賜及第進士五十四人諸科百十七人同出

身始分甲賜宴瓊林苑後遂爲久制

宋史李燾曰登科記是年始分甲案

國史志分第甲乙乃五年事也

辛巳遼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爲

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

壬午遼以青

牛白馬祭天地

詔虔信饒三州歲市鉛錫爲錢從轉

運使張齊賢請也齊賢初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訪知

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鐵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

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

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

六萬斤齊賢詣闕面陳其事詔旣下有言新法增鉛錫

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爲言議者不能奪然唐永平

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爲麤惡矣 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 夏四月丙戌朔遼太后及遼主如東京以樞密副使默特爲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太后詔賜命婦養居者辛丑太后及遼主謁三陵 帝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眾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又嘗謂趙普曰向者偏霸掊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更後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壬寅班外官戒諭帝初

作戒辭二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至是令閣門於朝辭日宣旨勸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邇以爲戒 邇主致享於凝和殿癸卯謁乾陵

初弭德超謫曹彬期得樞密使及爲副大失望班又在柴禹錫下一日詬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綾許大官汝輩何人反居我上又言上無執守爲汝輩所惑顯等告其事帝怒命訊之德超具伏壬子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冤會德超敗帝惡其朋黨令徒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

符白趙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雖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於是卽以符知春州歲餘德超旣敗帝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從容謂趙普等曰朕聽斷不明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改講武殿爲崇政殿遼羣臣以太后聽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冊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韓邨泛澶濮

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
命郭守文發丁夫塞之遼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
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父母家行禮齊國公主及命
婦羣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者年物有差丁卯詔
作太一宮於都城南黎桓自稱三使畱後遣使來貢
并上丁璿讓表詔諭桓送璿母子赴闕不聽庚午遼
南京統軍使耶律善布招燕民之逃入宋者得千餘戶
歸國詔令撫慰辛未遼主次永州乙亥遼樞密使
韓德度采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太后上尊號冊
禮上之丙子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遼主如木

葉山 遼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党項諸部來者甚眾

下詔褒美 六月乙酉朔遼主詔有司冊皇太后日三

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遼西南路招

討使奏党項部長乞內附詔撫慰之仍察其誠僞謹邊

備 丙戌遼主還上京 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李穆知開封府穆判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

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帝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 辛

卯遼有事於太廟甲午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承

天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

和夏國號曰大契丹

攷異遼太宗改國號曰大遼至聖宗統和元年復稱大契丹東都事

略契丹國志及長編皆載之而遼史闕書錢辛楣據興
中故城釋迦舍利塔記其文有大契丹國重熙十五年
云云因歎國號之更易事莫大於是遼史尚不盡書其
餘之闕漏可勝言哉余攷長編載仁宗與興宗國書云
省我烈考章聖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又
王暉道山清話云契丹使者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
丹似非兄弟之國宜易以南北朝梁莊肅折之乃如故
蓋道宗咸雍二年始復稱大遼以前國書南北均稱大
契丹可與辛楣之說相證明也孫淵如因欲每年分注
於聖宗興宗兩朝均書契丹余謂統前後而計之不妨
仍書爲遼但中間更改之號不當漫而不書耳丁未遼百官各進齎一級以樞
密副使色珍守司徒 己亥以王顯爲樞密使柴禹錫
爲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 帝謂近臣曰朕親選多
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拔而用之庶使巖野
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耳朕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

爲眾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
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負矣乃謂宰相曰唐
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
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遇州郡承迎不服
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羣材各分任
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淡
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卽是操履無
玷若擇得一人爲益無隄古人言得十良馬不若得一
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朕孜孜訪問止求得良
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

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帝然之泰山父老及瑕邱等七縣民詣闕請封禪不許厚賜遣之秋七月甲寅朔遼太后聽政乙卯遼主親錄囚太后有機謀善馭左右先是遼人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太后一以漢法論燕民皆服加韓德讓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辛酉遼主行再生禮丁卯王彥超以太子太師致仕右千牛衛上將軍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語人曰我縱偃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爲笑癸酉遼主與諸王分朋

舉鞠

穀洛漚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

鞏縣殆盡

辛未郭贇罷參知政事贇嘗因論事奏曰

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贇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飲酒過量遇入對宿醒未解帝怒責授祕書少監尋出知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贇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

丙子遼韓德威遣人上党項之俘

庚辰加宋琪刑

部尚書以李昉參知政事時趙普恩禮稍替帝以昉宿舊故有是命八月己丑遼主謁祖陵辛卯太后祭其父楚國王蕭思溫墓癸巳遼主與太后謁懷陵北院樞

密副使耶律色珍本思溫所薦妻太后之姪太后委任之甲午遼主於太后前與色珍互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己亥遼主獵赤山遣使薦熊肪鹿脯於乾陵之凝神殿乙巳遼命裕悅休格提點元城庚戌石熙載罷樞密使熙載以足疾請去帝親幸其第臨問久而不愈遂抗表求解機務故以優禮罷辛亥詔增周公諡法五十五字壬子遼西南招討使韓德威表請伐党項之復叛者太后命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賜劔許便宜行事德威德讓之弟也德讓兄德源弟德凝竝以德讓故貴顯於遼德凝頗廉謹而德源愚貪以賄名德讓

貽書諫之終不悛論者少之唯德威善騎射以戰功著

初太祖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言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歷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凭撰集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紀錄送史館帝采其言詔自今軍國政要竝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攷異李燾曰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

元年始題
云時政記

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爲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
與舟人俾自召募事良便旣而舟數百艘畱河津月餘
不得去帝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
科置皮革赤堊鉛錫蘇木等物守職藏者不卽受故也
帝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 谿錦敘富四州
蠻內附 九月癸丑朔初置水陸路發運使於京師以
王賓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王繼昇劉蟠同知陸路發
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悉以付主綱吏令自雇
民勿復調發凡水陸舟車輦送官物及財貨之出納悉

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 遼以東京平州旱蝗旋以南京秋潦暫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 辛酉遼主謁祖陵壬戌還上京 乙丑帝謂宰相曰朕念民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恒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隄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撻罰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畱不發州縣慮賦斂違期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卹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

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隄以遣之 丙寅帝謂
宰相曰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
高貲者護送至闕下民多質魯無馭下之術篙工楫師
皆頑猾不逞恣爲侵盜民或破產以償官物甚無謂也
乃詔自今直遣牙吏勿復擾民 辛未遼有司請以遼
主生日爲千齡節從之錄故裕悅烏珍之子爲林牙以
太后追念烏珍有輔導功也 丙子遼主如老翁川
郭守文塞決河隄久不成帝謂宰相曰或言河兩岸古
有遙隄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盛溫卽
羅水患當令案視修復乃分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

務國子監丞洛陽趙孚等西自河陽東至於海同視河
隄舊趾孚等同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滑澶二州
最爲隘狹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
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朝議
以重惜民力寢其奏時多陰雨帝以河決未塞深憂之
丁丑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
璧以祭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一